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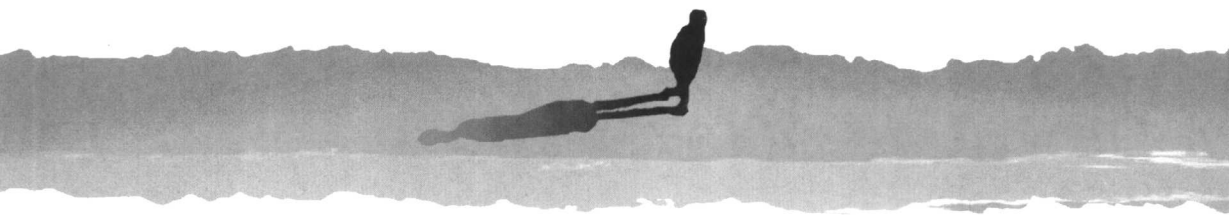
刘克敌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

刘克敌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刘克敌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5039 - 3026 - 8

I. 陈… II. 刘… III. 国学 - 中国 - 文集 IV.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730 号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

著 者 刘克敌

责任编辑 黄海贝 刘晋飞

责任校对 方玉菊

版式设计 涂 玲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3026 - 8/I · 138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第一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求学位的“游学生”……3

陈寅恪与“哈佛三杰”……8

看歌剧与吃面包的选择……14

生死之交两吴生……18

梅光迪说多做少……24

陈寅恪“冷说”爱情……28

陈寅恪大宴东方楼……32

冷眼旁观滚滚“红”尘……36

陈寅恪与吴宓的精神导师——白璧德……43

二马之喻与骡马情结……48

吴雨僧热心做冰人，陈寅恪受命拟成家……52

“爱君深亦负君多”……57

占卜与学者的命运……76

陈寅恪妙对难后生……80

吴宓爱写“落花诗”……92

第二辑 “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

同时代人笔下的王国维……99

清华国学院的“候补导师”——吴秋辉……114

吴宓的自杀情结……117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122

梁启超与“浏阳二杰”……127

“钱唐真合是吾乡”

——漫谈陈寅恪和朱师辙的“杭州情结”……133

伟大而尴尬的“私奔”

——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前后……142

鲁迅的照片、濯足及其他……154

从胡适的怪梦说起……159

快乐并苦恼着的杨遇夫……162

“爬来爬去”的钱玄同……166

《学衡》的“保姆”——刘伯明……169

从吴宓赞美茅盾和徐志摩谈起……173

梁漱溟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182

“看看这一个小指头”

——从梁漱溟1960年到农村的一次视察说起……192

义宁归来话沧桑

——陈寅恪先生故里印象……196

第三辑 “从黑暗中打捞光明”

“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203

“颂红妆”与《红楼梦》……211

《柳如是别传》与陈寅恪的“才女情结”……218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一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221
奇异的比较：文人与女人	
——二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239
纯净的耻辱与高贵的复仇	
——三谈陈寅恪的中国知识分子观……	254
高力士的橄榄与杨贵妃的荔枝……	263
漫谈陈寅恪学术研究中的失误与偏颇……	267
“事如春梦了无痕”	
——漫谈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77
陈寅恪眼里的新文化运动……	292
说不尽的陈寅恪	
——二十年来陈寅恪研究述评……	308
 主要参考书目……	344
后 记……	347

第一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求学位的“游学生”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 20 世纪清华大学历史的读者而言，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是谁应该属于常识问题。不过，相对于当时已为一代宗师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就任清华时的名气还不大；而和赵元任相比，则他的治学方向和专业又过于专门冷僻，愿意接受其指导的学生很少，同时他的成果当时也还没有大量问世，自然不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陈寅恪就任清华之后的两年间，一直处于相对默默无闻的时期。直到 1927 年王国维自杀以及之后梁启超的患病去世，陈寅恪才被推到前台位置，成为国学院的中坚人物。可惜，随着梁、王的去世，清华国学院也很快陷入衰退，虽然陈寅恪和吴宓等人极力挽救，也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落到一个被停办的结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人对清华国学院的关注日益深入。例如，对于陈寅恪究竟是得力于梁启超推荐还是吴宓推荐才得以被聘，好像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在学术界一直流传甚广的所谓梁启超向清华校方推荐说，已有人考证为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而吴宓虽然在其日记中直言介绍陈寅恪“费尽力气”，却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些暂时说不清的问题，而是说说很多读者可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青年时期曾长期在欧美留学，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学历？又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些比较权威的资料。一是其侄子陈封怀 1980 年的回忆：“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① 二是其另一个侄子陈封雄 1990 年所写的文章：“寅恪叔被人们尊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终其一生连个‘学士’学位都没有。他在国内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1909 年）复旦公学还不能算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② 这很有意思，他们都是陈寅恪的侄儿，又都是从陈氏那儿听来的，说法却大不相同。孰是孰非，很难断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认真考察一下陈寅恪的求学经历。

据现有资料，陈寅恪六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十二岁进入自家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学习，其学习内容已不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也包括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西学课程。那么，这时的陈寅恪，其学历至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初中毕业。

1902 年春，年仅十三（其实还不满十二周岁）的陈寅恪与大哥陈衡恪赴日本自费求学，成为一位少年留学生。两年后，陈寅恪利用假期回国，与二哥一道考取官费，再次东渡日本。可惜仅仅一年左右，便因患上严重的脚气病被迫归国。之后，他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并于 1909 年毕业。那么，他的学历可以算是高中程度。这样说也得到陈寅恪自己的承认：在他后来所写的第七次交代底稿中说，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

1909 年秋天，陈寅恪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两年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又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江西省教育司（即后来的教育厅）司长以“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为由，将他召回。那么，这个阶段陈寅恪是否从某个大学毕业或拿到什么学位呢？根据现有资料，好像是没有。

1918 年年底陈寅恪再度出国，这一次他本来要去德国，只因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 39 页。

② 《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第 174 页。

尚未完全结束，他就决定先去美国，入哈佛大学。也就是在那里，他与一生中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佩服他的朋友吴宓订交。不过，根据吴宓的日记，也看不到有陈寅恪在此期间是否有毕业或得到学位的记载。据吴宓日记，陈寅恪此时的学习主要是集中在语言方面，如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希腊文等。相反，吴宓对于自己毕业的情况，却是记录详尽。依吴宓对陈寅恪的崇拜之情，如果陈寅恪在留学期间有什么重大进展，他一定会记入日记。例如对于陈寅恪的刻苦学习和学识渊博，他在日记中就多次写道：“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又如：“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

后吴宓回国，而陈寅恪则于 1921 年再赴德国，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直到 1925 年他才回国，就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看来，如果陈寅恪果真得到什么学位，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时期。那就让我们看看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

首先是陈寅恪自己的说法：“1921 年离开美国，重赴德国，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等。在欧洲大约四年。”^① 看来，如果说拿到什么学位，这个四年的时间长度是足够了，不过，陈寅恪自己并没有说到是否拿到学位。由于这个表述是写于“文革”之中的交代稿，是否会顾及到如果说拿到学位反而会遭受更多迫害的话，那么，陈寅恪自己在解放前对亲人所说的就应该不会有什么隐瞒了。

抗日战争后期，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由陈封雄护送他及其家人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叔侄二人一次在闲谈时提到了学位问题。陈封雄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

①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 44 页。

从二十岁到德国，就立志要尽量多学几种语言文字。为此，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方面，至于有没有学位，并没有放在心上。这种情况在德国大学里非常普遍，大家认为，“只要能得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把这件事向姑父俞大维提起，俞认为陈的想法是对的，所以他是大学问家。俞大维还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上述文章就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

其实，陈寅恪是否获得过学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学问还是为了学位？为了求知还是为了名利？这些年来，国人对考大学、考研究生趋之若鹜，许多人是为了一张文凭和找一个好工作。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早有批判。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样浅薄。他们不懂得：工程技术是以科学为本根的，舍本求末，充其量，也只能是“下等之工匠”；更不用说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所谓最实用者，就成为最不实用的了。^①

试想一下，一个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人，居然可以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而且是被称为“教授中教授”的导师，这恐怕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很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事情，在现在的大学，实际上就不会再发生。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惟学历、学位是瞻的社会。写到这里，感到有必要把当年梁启超向清华校方推荐陈寅恪的一段对话抄下，虽然这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却应该对读者有一些启发：

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要聘任四位国学导师。校长曹云祥是外交官出身，不谙学术，先聘留美博士胡适，胡适认为自己不够格，转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章太炎辞谢不就，梁启超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替补。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曹又问：他有

^① 参见《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1页。

什么著作？梁答：他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曹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你若说陈寅恪没资格，我梁某人也不敢当导师了。接着梁又告诉曹，柏林、巴黎诸大学几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陈寅恪的学问，清华不请，外国大学也会请他。曹云祥听了，这才登门礼聘。^①

敢问今日之大学，哪位校长能有曹云祥的胸怀与胆识？

^① 参看张杰等编《追忆陈寅恪》，第8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陈寅恪与“哈佛三杰”

所谓“哈佛三杰”，指的是与《学衡》关系密切而私交也同样密切的吴宓、陈寅恪和汤用彤三人，因为他们在当年留学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学习最为突出，故被称为“哈佛三杰”。

三杰中吴宓与汤用彤是清华同学，成为知己已有多多年，只是汤用彤留美比吴宓晚一年而已。而他们结识陈寅恪，其介绍者则是俞大维，所以首先要说说俞大维。此人是浙江绍兴人，其叔父俞恪士（名明震）为名诗人，曾在鲁迅就读的南京矿务学堂任学督，与鲁迅有过来往，鲁迅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俞大维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然后留学欧美多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曾经和陈寅恪一起被喻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另一说为傅斯年和陈寅恪）。此人精通数理逻辑学和哲学，对中国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但后来却步入政界，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俞大维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俞大维语），所谓两代姻亲是指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的亲姑母，而陈寅恪的胞妹陈新午是俞大维的夫人。他们二人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连续同学七年，所以俞大维对陈寅恪及其学术有独到的理解。1970年他在台湾得知陈寅恪去世后，曾专门写一长文，在悼念老友的同时对陈寅恪之学术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述，颇得学术界好评。

且说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先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即转入

哈佛（当时中国公派留学生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就学学校，第二年即可自己转学，而美国大学间转学也很方便）。大概是在1918年秋天，也即吴宓来哈佛不久，他结识了俞大维。正是从俞大维那里，吴宓得知其姑表兄陈寅恪的博学通识，即产生与其结交的愿望。这样在陈寅恪于1919年初由欧洲来美国后，吴宓即经俞大维介绍认识了陈寅恪，并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对于陈寅恪，吴宓可谓一见即衷心佩服，认为陈寅恪虽为其友，实为其师。此后在他一生中，几乎是见人即称颂陈寅恪的博学多识，认为合中西各种学问统而论之，陈寅恪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吴宓的坦率与可爱，为了表示对陈寅恪的推崇，吴宓并不在意是否会影响自己的声名，这是很难得的。显然陈寅恪也为能结识吴宓而高兴，因此二人认识不久，吴宓即得到陈寅恪所赠的一首诗，即后面我们在谈吴宓与《红楼梦》时要介绍的那一首。得到陈寅恪的赠诗，吴宓非常高兴，特意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在另外一处吴宓又写道：“陈君（指陈寅恪）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钦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这样他们三人的结识，就是从1919年初陈寅恪到哈佛后才正式开始的。汤用彤来哈佛，比陈寅恪还稍晚一些，来后即与吴宓合租一个房间。汤用彤精通佛学，故经常利用假期等时间为吴宓讲解佛学，而陈寅恪除同样精通佛学外，又多给吴宓讲解他留学欧洲时所观察到的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吴宓认为他们二人对自己学业上的帮助极大，可使自己受用终生。自然陈寅恪、汤用彤二人也从吴宓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三人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在学业上均有超越他人之处，才有了“哈佛三杰”的美名。须知当年能够公派留美者，均非无能之辈，而哈佛又是美国大学中的名牌，因此能博得人们这样的赞誉的确是很难得的。

在他们三人中，大概吴宓是比较热衷于从事社会工作的，对于中国留学生组

织的各种活动，是积极参与的，而陈寅恪、汤用彤就对此比较淡漠，并曾规劝吴宓应当少管闲事，静下心来专心学术。汤用彤就曾对吴宓直言不讳地说过，你当初在清华时颇有成为真正学者的志趣和气度，怎么后来因病未能及时出国在清华任职一年，就似乎失掉了以前的样子了？如此关心俗务，熟悉交际，重视些微末节，必然读书少而心志分，不免太可惜了吧！而陈寅恪虽没有这样正面规劝吴宓，但言谈话语中依然流露出他的志趣显然不在从事社会事务性的工作，而且陈寅恪对于那些假借爱国之名而行谋取个人名利之实者看得很透，对这些人极为鄙视。陈寅恪对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陈寅恪以为本来留学生中就有多学实用科学、忽视对形而上领域探讨之倾向，而即使在那些专心学术者中，也不乏以学问为日后谋取名利手段者，陈寅恪对此深为鄙视。他以为学问只可用来研究，应当为学术而学术，却不可以作为谋生手段，否则即容易将学问庸俗化。至于做官以及做教授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无异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于心不安。

其实吴宓对于好友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不过由于个性使然，吴宓总是避免不了常常陷入世俗事务包围之中的尴尬。其后来办《学衡》，办《大公报·文学副刊》都是如此，一方面固然为文学、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却也牺牲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无谓的事务性工作上面，以致吴宓一直要写的大小小说终于没有完成，而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比起陈寅恪和汤用彤来，究竟是稍逊一筹的。

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其出类拔萃者除了“哈佛三杰”外，尚有“七星聚会”一说，所谓“七星”指的是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俞大维、张鑫海、楼光来和顾泰来。因为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七人文艺团体叫“七星诗社”，而陈寅恪等七人因志趣相投常常聚在一起，他们遂自称为“七星聚会”。其中张鑫海是清华1918年毕业后来美国的，吴宓称其“年少美才，学富志洁，极堪敬爱”。张鑫海是浙江人，精通英语，来哈佛后从白璧德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后曾担任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兼教授。楼光来也是吴宓的清华同学，来美国后先是

在著名的霍普津斯大学学习英语，一年即获得学士学位，然后来哈佛研究生院深造。吴宓称此人“为人严正，甚重道德”。“七星”中只有顾泰来来美国较晚（1920年），此人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系自费来美国留学。他先是与吴宓、汤用彤结识，成为好友（后来此人回国后到外交部工作，吴宓得以去清华，就是他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的），后渐渐与陈寅恪等建立来往，“七星”之名遂最后确定。后来吴宓还曾戏作“哈佛大学动物园”，以中国留学生诸位同学，各比拟一种动物，根据则是每人的性格行事。例如吴宓认为陈寅恪如龙，梅光迪如凤，卫挺生如象，黄华如马等等，至于吴宓个人，他则自比为麒麟。显然年轻的吴宓对于自己的朋友极为敬佩，同时也对自己充满了强烈的自信，才把自己比为麒麟那样一个传说中能给人们带来吉祥的动物。

除了在学术上他们多有互相切磋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有很多共同语言。例如当时在美国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并不认真学习，而是贪图享受所谓西方的生活方式，家中有钱者自然是挥金如土，家贫者也放弃学业，到处设法挣钱，然后按照所谓美国的生活方式去挥霍。什么学术、事业，什么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在他们看来都不如自己享受重要。例如许多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之前已经结婚成家，但来美国后依然到处寻花问柳，视爱情婚姻如游戏，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多次表示气愤和批评。而吴宓、陈寅恪等却全然没有沾染这些习气，他们在刻苦学习之余，为了排遣忧国思家之情，常常一起到大自然中去，一起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吟诗填词，畅谈理想和未来，抒发对于祖国的思念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对于当时在国内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不无忧虑和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胡适、陈独秀搞的新文化运动过于激进，对于传统文化否定过多，而对于外来文化又缺乏正确的理解，没有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引进，反而将西方文化中的不良成分介绍到中国，必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因此他们纷纷立志，一旦学成回国，一定要大干一番事业，与胡适等鏖战一场。不过在当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羽翼未成，不可轻飞。只有等待来年学问大成，同志相聚，方可与若辈开战。这就是日后